

100
CMB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中国宫殿里的 西方医学

[美] 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 著
蒋育红 张 麟 吴 东 译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 - 1951
John Z. Bowers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1951

[美] 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 著
蒋育红 张 麟 吴 东 译

参加翻译人员：

董 润 黄 璨 洪夏飞 沈 彬
吴艳艳 王 玫 张古沐阳 张冰清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 (美) 鲍尔斯著; 蒋育红, 张麟, 吴东译.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4. 2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ISBN 978-7-5679-0015-8

I. ①中… II. ①鲍… ②蒋… ③张… ④吴… III. ①医学史—中国—古代 IV.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7882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1951, by John Z. Bowers

Copyright © 1972 by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Manufactu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本书根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hina Medical Board, CMB)
和梅西基金会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达成的协议翻译出版。

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3-1556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编 著: [美] 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
主 译: 蒋育红 张 麟 吴 东
责任编辑: 顾良军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378)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佳艺恒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开
印 张: 19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定 价: 42.00 元

ISBN 978-7-5679-0015-8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前言

CMB 百年丛书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过去经常发生的灾难性的疾病也得到了良好控制。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应得益于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及有关机构也在这百年中逐步成长起来。在此科学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最杰出代表即是有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历史以及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会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也将有益于我们探讨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未来发展。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1914 年成立，到 2014 年，即有百年历史。从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至今，CMB 见证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极其辉煌的医疗卫生史。值此庆祝一百周年之际，CMB 组织翻译了四部经典英文著作，回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 CMB 合作的历史，以飨中国读者。这一套丛书通过对历史人物，机构及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中国在发展现代医学过程中的成就及其相关的争论。其中有三本书集中描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第四本书则重点讲述了洛克菲勒家族在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开拓作用。

为了向中国读者呈现这段历史，CMB 访问了很多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他机构的领导者。最终，CMB 的顾问委员会决定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本著作，另外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和达尔文·斯泰普尔顿等科学家，历史

2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学家和学者，他们为书辛苦作序，向中国读者推荐这四本专著。感谢刘德培教授专门为丛书题字。

还要感谢参与翻译丛书的特别顾问达尔文·斯泰普尔顿、梁其姿、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张力军、张霞、蒋育红；译者韩邦凯、魏柯玲、闫海英及参加翻译工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师生等；CMB的工作人员张烨、李曼玉、阮志贞等。

董事会主席 玛丽·布洛克

Mary Brous Bullock

主席 陈致和

Quintin C. Chen

2013年7月11日

中文版序

叙述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现代医学的历史，北京协和医学院都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今人们常提及的“老协和”，就是指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及其下设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1928 年成为独立的基金会）创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不过，在此“老协和”之前还有一个更老的“旧协和”。

所谓“协和医学院”（Union Medical College）是中国近代西医教育史上的一个特征，即教会医院的联合办学。随着西医的引入与传播，对西医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仅凭来华的外国传教士医生已远远不能满足。因此，部分教会医院开办培训班训练医生助手。1837 年，伯驾（Peter Parker）与俾治文（E. C. Bridgman）在广州博济医局培训学生。1866 年博济医局在嘉约翰（John Kerr）的主持下，设立医学校，孙中山先生就是博济医学校的首届学生。除博济医局之外，其他教会医院也办有类似的医校。这些虽名为医校，实质上是学徒式的培训方式，规模很小，质量参差不齐，因此，传教士医生主张联合（union）各教会医校开展医学教育，此乃协和之来历也。

北京的协和医学院（即“旧协和”，英文名为 Union Medical College, Peking，也曾称为协和医学堂、协和医学校）创建于 1906 年，创办人是伦敦会的医学传教士科龄（Thomas Cochrane, 1866–1953）大夫。科龄 1897 年 5 月来华，起初在辽宁朝阳开办医院，1900 年奉伦敦会之命来到北京，主持恢复因义和团运动遭到破坏的医院。由于他良好的诊疗技术和出色的交际能力，不仅很快就打开了局面，而且与清廷建立了联系。科龄曾为光绪皇帝看过病，也治愈过李莲英。通过李莲英的游说，1905 年，协和医学堂获得清政府的批准，成为第一个获得中国政府承认的教

2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会医学院。1906年2月12日举行医学院成立仪式，清政府外务大臣那桐代表清政府出席并宣读了慈禧太后的贺词。英、美的驻华公使萨道义（Sir Ernest Swatow）、柔克义（W. W. Rockhill）以及海关总监赫德（Sir Robert Hart）等出席。在此时期，除北京的协和医学院之外，在济南、成都、武汉和福州等地也开办有“协和”或“协合”医学院。

19世纪末，老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从所经营的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资中获得巨大的收益后，遵循基督教的教义，将自己收入的10%捐献给教会和做其他善举。然而，老洛克菲勒发现处理慈善捐款并非易事，不仅只是责任，而且还要智慧，才能善款善用。于是，他请浸礼会牧师格池（F. T. Gates）为他制订捐赠方案。在格池的心目中，医学被看作为现代神学，他认为医学的价值是这个地球上最普遍的价值。他预见在20世纪，医学不仅会有迅速的发展，而且也将给人类带来更大福祉。因此，他提出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可成为慈善基金彰显最大作用的舞台。1901年洛克菲勒捐资建立的纽约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成为美国医学划时代的标志。

洛克菲勒基金会具有全球眼光，其宗旨为“在世界造福人类”。基金会在推动医学事业方面，确立了三大策略：建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改革医学教育与协助改善公共卫生。基金会在资助控制钩虫病、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病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活动。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中国一直有着广泛的兴趣，基金会在本国成功地资助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之后，提出了资助中国教育事业的设想。为落实这个设想，从1908年到1915年，基金会先后派遣了三个专门委员会，考察中国的教育问题。经过8年的精心准备，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做出了它在海外的最大慈善捐资计划——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开办，并非仅仅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努力，从开始调研到规划设计，再到学院开办，实际上也凝聚了美国教育和医学界精英的贡献。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贾德森，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威尔奇（William Welch），

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西蒙·福勒克斯纳 (Simon Flexner), 教育家、著名的《美国医学教育报告》作者阿·福勒克斯纳 (Abraham Flexner),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汉学家孟农 (Paul Monroe), 芝加哥大学教授伯尔顿和钱伯林, 大众教育委员会主任鲍垂克 (Wallace Buttrick), 国际基督教青年会代表马特 (John Mott), 国际卫生委员会主任罗时 (Wickliffe Rose)、著名生理学家凯恩农等人都参与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建。

在另一方面,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创办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和社会文化精英的积极响应。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副总统黎元洪分别会见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中国医学考察团, 教育总长汤化龙表示将全力支持洛氏基金会的在华工作, 因为其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原则。著名学者梁启超对委员会的工作十分感兴趣, 告诉委员会他进行的社会改革将包括医学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1915年10月, 中国医学界在中央公园举行欢迎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晚餐会, 北洋军医学院院长全绍清、北洋医学院院长经亨咸、国立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汤尔和、陆军马医学堂校长姜文熙、陆军部军医处主任方石珊等人出席。汤尔和代表中方发表演讲说, 中美医学界的合作将有力地推进现代医学在中国的发展。

近年来, 学界对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其他慈善组织在20世纪早期推动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事业方面的作用颇为关注, 认为美国新兴的慈善基金会对现代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虽然从总体上看, 慈善基金会的作用尚不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医学发展和卫生政策, 但在具体的、一些关键性的领域, 基金会的影响力是不容忽视的。如190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按照欧洲最著名的医学研究机构巴斯德医学研究所和科赫细菌学研究所的模式, 建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该所聘请一流科学家和管理人才, 并给予他们充分的权力, 确保独立科学研究的政策得到严格的遵守。不过, 评价慈善基金会在中国和不发达国家的作用要比评价它们在本国或者在西方世界的作用要更为复杂。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CMB在华工作的研究已有多部专著和相当的论文。西方学者无一不对洛

克菲勒基金会及其 CMB 在华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在中国，对慈善基金会的行为有“动机论”、“目的论”、“后果论”以及“阴谋论”的种种解读，但这类简单性的论断并不能真正揭示慈善基金会的目的、作用与影响。

前已述及，民国时期，政府和医界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的医务事业基本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的爆发，随着中美关系转变为敌对状态，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美国在华事业均被视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直至改革开放以前，慈善基金会常被看作西方文化渗入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协和医学院曾被当作“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受到长期、严厉的批判。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美国在冷战时期，洛克菲勒基金会被指责“在中国花了几千万美元，培养了大批人才，而革命一来，这些人纷纷倒向共产党，所以是洛氏基金会的钱培养了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慈善基金会与国家政治利益之间的矛盾，显然影响到对其价值的评判。

洛克菲勒基金会拟实施中国医学项目的同时，洛克菲勒财团下的美孚石油公司也在大举进军中国。尽管商业资本与慈善资金完全是两套运作人马，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购买的新协和医学院校址豫王府却被称为“油王府”。在这一点上，人们依然会感受到两者的潜在联系。虽然，当时美国知识精英们以“上帝的选民”的历史使命感、以拥有极大物质财富的自豪感和以传播先进科学技术的责任感，相信自己就是新文明的代表，相信自己有能力并且应该去教化和改造贫穷、落后东方国家，这种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已植根于他们的思维范式里，但洛克菲勒基金会及其 CMB 来华之初，还是非常注意消弭隔阂或有意回避之的。20 世纪初正值生物医学研究迅速发展和重大传染病控制始见成效之时，洛氏基金会以医学和公共卫生为优先并非仅是个人之偏好，实乃深谋、明智之举。因此，有学者认为私人创办的基金会，不仅是政府的补充而且也是稳定社会的因素，同时，它还体现了人类的一种理想，因此，不能简单地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评判之。当下，中国

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颇类似于一百年前的美国。然而，遗憾的是，在中国尚未出现类似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这类有影响的关注科学、教育与医学的民间慈善组织。

有关北京协和医学院历史及其对中国现代医学影响的研究颇为丰富，不过较早且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专著一部是福梅龄（Mary E. Ferguson）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另一部则是本书。这两本专著恰好形成一种互补，前者主要关注的是机构与管理，而本书则是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作者为撰写本书花费了23年的时间，采访了50多位当事人，包括基金会的管理者、协和医学院的教师与毕业生，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文献，系统地、全方位地扫描了协和医学院从设想到创办、从学术研究到临床医疗、从发展公共卫生到推动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不过，协和医学院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不仅有办学者理念差异上的交锋，也面临行政管理上的危机，还有遭受到更为严重的日军入侵的破坏。协和医学院的辉煌与荣光、曲折与彷徨，作者娓娓道来，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与此同时，字里行间也表达了作者对不同文化之间如何交流、理解、融合的深刻思考。

本书作者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1913年8月27日出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卡顿斯维尔（Catonsville）。1933年毕业于葛底斯堡（Gettysburg）学院，获学士学位，1938年获马里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海军医疗团服役，被授予紫心勋章。1945年进入哈佛大学，在著名病理学家和放射生物学专家沃伦（Shields Warren）指导下进修病理学。从1947年至1950年，鲍尔斯担任原子能委员会生物学和医学部副主任，目睹了在Eniwetok开展的核武器试验。1949年8月，鲍尔斯被派往日本，监测广岛和长崎幸存者中原子辐射的长期生物效应。他与沃伦合作，研究了急性辐射综合征和暴露于辐射电解质后产生的变化。1950年，37岁的鲍尔斯出任犹他州立大学医学院教授、院长，是当时最年轻的医学院院长。作为犹他大学放射学实验室主任，他推出了原子弹伤亡调查的重大研究项目，研究放射性物质的影响。1958年至1961年，

鲍尔斯出任艾森豪威尔总统健康和资源咨询委员会成员。1960年代初，鲍尔斯获得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基金资助，前往日本研究国际医学教育问题，尤其是从传统体系转向现代制度的历史进程。本书就是他研究的成果之一，他的研究成果为他赢得了美国的日本和中国医学教育史权威的美誉。本书出版之际，恰逢尼克松总统访华，这无疑激发了美国医学界和一般读者了解半个世纪之前开启的那段中美医学交流史的极大热情。

1980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黄家驷邀请鲍尔斯访问中国，表达了中国医学界在中美恢复外交关系后积极推进中美医学交流的愿望，也是对鲍尔斯著作《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的敬意。鲍尔斯访华期间参观了多所医学院、医院，对中国的传统医学与赤脚医生表现出极大兴趣。返美后，他举办了系列研讨会介绍中国之行的感受并在电视上发表演讲，为促进中美双方的互相了解、加深认识、增进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4年是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成立100周年，鲍尔斯《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一书中文版的出版，也将激起了中国医学界和公众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热切关注。

张大庆

2013年5月15日

前 言

这本书的由来要从 20 年前说起。那时我第一次听葛莱格 (Alan Gregg)、麦可林 (Franklin C. McLean) 和娄克斯 (Harold H. Loucks) 谈论北京协和医学院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自那以后, 我愈来愈被这所独一无二的学校和在那里担任教职的卓越的美国医生们所吸引。

于是, 我尽一切可能寻找知晓协和历史的人, 与他们交谈。1969 年夏, 本书写作正式开始。十分荣幸的是, 我得到了时任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hina Medical Board) 主席的约瑟夫·黑赛先生 (Joseph C. Hinsey) 的大力支持。当时正在编写《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的福梅龄女士 (Mary Ferguson) 也施以援手, 慷慨提供了有关协和的诸多珍贵史料。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客人, 我来到塞贝洛尼别墅 (Villa Serbelloni) (译注: 位于意大利, 为洛氏基金会地产, 常用于重要会议) 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研究, 为撰写这本书做准备。福梅龄帮助我搜集写作需要的各类资料。在全书的撰写过程中, 她和黑赛先生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和鼓励。

福梅龄女士的优秀著作侧重于介绍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行政管理史, 而本书则更加关注协和的人物和教育。我有幸向多位与协和有关的人士求教, 获益匪浅。现将他们的名字详列如下:

鲍弗尔 Marshall C. Balfour	福克那尔 Claude E. Forkner
张布朗 (音译) Brown Chang	富路德 L. Carrington Goodrich
张光壁 Stephen Chang	兰安生 John B. Grant
陈克恢 K. K. Chen	葛莱格 Alan Gregg
狄瑞德 Francis R. Dieuaide	海司汀斯 A. Baird Hastings
福斯特 Ernest C. Faust	海瑟尔 Victor G. Heiser
玛丽安·冯 (音译) Marian Feng	郝智思 Paul C. Hodges

2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徐星安 Alice Hsu	海伦·麦可林 Helen V. McLean
基弗尔 Chester S. Keefer	艾尔弗莱德·莫尔斯基 Alfred E. Mirsky
万代克 Harry B. Van Dyke	尤格尼·欧匹 Eugene L. Opie
凡斯莱克 Donald D. Van Slyke	彭达谋 P'engTah-mou
王世春 Wang Shih-chun	凯瑟琳·瑞德 Katherine E. Read
韦伯斯特 Jerome P. Webster	施密德 Carl F. Schmid
王国栋 Gordon King	奥拉·赛弗灵浩斯 Aura E. Severinghaus
许雨階 KhawOo-kek	斯美唐纳 (Hans Smetana)
林巧稚 Lin Kha-t'i (Lin Chia-chih)	威奇 A. Ashley Weech
刘伟通 Morgan Liu	晏阳初 James Yen
卢致德 Loo Chih-teh	余道真 Yu Tao-chen
麦克凯尔威 John L. McKelvey	郁采繁 Yu Ts'ai fan
麦克汗 Charles F. McKhann	
麦可林 Franklin C. McLean	

海伦·寇特 (Helen Choat) 和菲利斯·巴莱奇曼 (Phyllis Brachman) 采访了与协和护理学院有关的人员并收集了资料, 她们是:

胡智敏 Gertrude E. Hodgeman
麦克凯比 Anne H. McCabe
包艾靖 Gertrude Ai-ching Pao Sing
江尊群 Florence Tsun-chun Chaing Szutu
张萍 Margaret P'ing Chang Tseng
郭焕炜 Mamie Huan-wei Kuo Wang
严彩韵 Daisy Tsai-Yun Yen Wu
余道贞 Yu Tao-chen
谢文梅 Ruth V. M. Zia

此外, 为我提供资料的人还包括: 约翰·安德森 (John A. Anderson)、乔治·派克·贝瑞 (George Packer Berry)、让·柯伦 (Jean A. Curran)、约翰·恩德斯 (John F. Enders)、托马斯·弗兹派特瑞克 (Thomas B. Fitzpatrick)、特奥多·福克斯 (Theodore Fox) 爵士、西德尼·坎鲍尔 (Sidney D. Gamble)、奥利弗·麦考伊 (Oliver R. McCoy)、

渥美南 (Atsumi Minami)、皮特·欧驰 (Peter D. Olch)、威拉德·瑞匹莱叶 (Willard C. Rappleye)、桑德斯 (J. B. de C. M. Saunders)、威尔伯·索耶 (Wilbur H. Sawyer)、维吉尔·斯考特 (Virgil C. Scott)、约翰·斯耐德 (John C. Snyder), 以及罗伯特·沃森 (Robert B. Watson)。

罗杰·克雷 (Roger Crane)、富路德 (L. Carrington Goodrich)、维吉尔·斯考特 (Virgil Scott) 和罗伯特·沃森 (Robert Watson) 审阅了全部或部分书稿。

菲利斯·巴莱奇曼 (Phyllis Brachman) 花费了大量时间, 与我一同撰写初稿, 并整理了参考书目。

感谢我的同事伊丽莎白·赛尔 (Elizabeth Purcell), 她是一位富有经验和创造力的编辑, 终稿的完成得益于其出色的工作。

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秋子 (Akiko)。当我埋头写作时, 思绪每每随着笔尖到达遥远的北京, 却在不知不觉中冷落了她。她从无怨言, 而且不断地给予我支持和力量。

约翰·齐默尔曼·鲍尔斯 (John Z. Bowers)

目 录

第1章 西方医学来到古老的北京	1
第2章 医学与传教	13
第3章 第一次中国医学考察团	28
第4章 第二次中国医学考察团	46
第5章 开办医预科	63
第6章 开办医学院	67
第7章 黄金年代：1921~1931	77
第8章 黄金年代：基础医学	94
第9章 黄金年代：临床医学	125
第10章 逆境中追求卓越：1931~1941	159
第11章 协和护校	213
第12章 领导新中国的卫生事业	231
参考书目	242
人名索引	252
从纽约到北京——《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译后感	263

2 中国宫殿里的西方医学

平奖的获得者——约翰·马特（John R. Mott）。美国医学界的两位领袖也受邀参与了创办活动。其中一位是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院长韦尔奇（William H. Welch），他是美国和世界范围内著名的医学教育家和活动家；另一位是时任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 Institute）所长的福勒克斯纳（Simon Flexner）。

这所学校从筹建之初就有远大的抱负，因而吸引了一批优秀的年轻教职员，立志为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而竭尽全力。这些人中有些被东方的神秘之美所吸引，因中国是当时最后一个对外“开放”的伟大国度；有些则是受传教士“拯救异教徒”的热情所感召；还有人则是在巨大的探险精神驱使下来到中国。然而，令所有人感兴趣的是，在西方未知或已经销声匿迹的一些疾病却仍然在中国肆虐。

设备精良的实验室和诊室为医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机会。那些俯瞰美国医学教育的人（如韦尔奇和福勒克斯纳），均全力支持这个项目。在他们的帮助下，年轻的协和得以吸引大量优秀的医学人才。这些青年才俊大都来自韦尔奇和福勒克斯纳所在的大学 and 研究所。另一方面，在其巅峰时期，协和也为美国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年轻有为的医学家。这些人日后返回美国在各医学院任教。协和活跃的客座教授制度吸引了全世界杰出的医学科学家。他们带来科研灵感，也带来了西方科学的最新进展。对于这些年轻科学家和访问教授来说，中国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国家，北京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城市，而位于市中心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则是医学科学的天堂。

北京城

北京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几个世纪前，一座繁华的城市在这里兴起，并在后来的沧桑岁月里随王朝兴替而数易其名。蒙古帝国的大汗忽必烈于 1260 年登基，并正式建造了北京城（译注：元朝时北京被称为“大都”）。在其身后，汉族和外族统治者又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数的名胜——颐和园、紫禁城、水上皇宫（译注：指中南海和北海公园）以及不计其数的恢宏庙宇和精妙佛塔——一切都赋予了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美丽。

中国的能工巧匠善用颜色。各色石灰城墙组成了一幅宏伟的画卷：皇城包绕着淡雅的粉色雉堞，皇宫禁苑点缀着紫色的城墙，绿色的琉璃瓦与皇家专用的金色屋顶交相辉映，令人难忘。

北京城事实上包含几座“城”，主要是两个：内城——西方作家通常称为“鞑靼城”（Tartar City），外城被称为“中国城”（Chinese City）。

人们提起北京城，通常指的是内城。这里有政府、使馆、银行、医院和达官贵人的府邸。这座城市是严格的正方形，外围城墙高 50 英尺，顶部宽 15 英尺。南面城墙有三座城门，东、西、北面城墙各有两座城门。道路起始于城门，并纵横交织于整座城市。（译注：这里所说的内城是指旧时北京的内城，由九座城门及城墙包绕，即南面的崇文门、正阳门、宣武门，北面的安定门、德胜门，东面的东直门、朝阳门和西面的西直门、阜成门）

外城有时称为“帽城”，因为它围绕在内城南侧，就像头上戴的一顶帽子。外城也有高大的城墙，但比内城稍矮。外城与火车站毗邻，商业十分繁荣，有很多旅馆、戏院、娱乐场所、老寺庙、旧书肆，甚至妓院。（译注：这里所说的外城是指旧时北京的南城，位于内城的南侧，有七座城门，分别是正阳门、崇文门、东便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西便门、宣武门）

内城里还有两座城墙包围的城中城：位于北侧的皇城和中部的紫禁城。皇城是游客必看的景点：一座巨大的人造山，高达 210 英尺，绿树掩映，郁郁葱葱，被称为景山。景山外观宏伟，翠绿绵延，着实令人惊叹——就连山顶的宫殿从内至外也都是绿色的。

建造这座巨大山丘的原因众说纷纭。据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会给中原文明带来威胁，因此北京的统治者借景山消弭这一影响；还有人认为景山的主要用途是瞭望；另有人传说景山用煤建成，一旦京城被围，山体就可充作燃料；最后还有一种可能，建这座山纯粹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欲望。但无论原因究竟怎样，俄国的凯瑟琳二世（叶卡捷琳娜二世）听说了这座人造山后非常着迷，下令在其皇宫建造一座类似的山丘。

只要是帝王想要得到的，紫禁城几乎都能满足。这里有戏台、图书馆、庙宇、商店，街道两旁豪华的宫殿鳞次栉比，皇妃们的寝宫数不胜数。